

触摸春天

■ 刘文华

“兄弟姐妹们，都准备好了吗？”
“好了！”
“走，向春天出发！”
那还是春天里的事，风和日丽，气清景明，我在采访途中与他们相逢。庞林洁走在最前面，苏红玮断后，她俩之间是一支个头从低到高排序的队伍：冯苗苗手搭在庞林洁肩上，王文涛手搭在冯苗苗肩上，胡兴开手搭在王文涛肩上……队列整齐，间距适中，共15人。

原来是一群盲人朋友，只有庞林洁、苏红玮看得见路。她俩是河南省濮阳市残联的工作人员，也是这支队伍的眼睛。自开春起，残联分批组织视障人士走出户外、触摸春天，认识草木、亲近自然。一行人走在盲道上，过路口的时候，车辆自动让道，路人纷纷行注目礼。

沿盲道西行，前方出现婆娑的垂柳。庞林洁放慢脚步，笑着说大家不用怕，也不用躲，这是柳树的枝条。王文涛拂着滑至面颊的柳条说：“亲还亲不够，我才不躲它。我知道它是春天最早发芽的树。”冯苗苗也雀跃地说：“这柳条多像琴弦啊，我想弹着它唱歌。”
出得城来，盲道渐隐，一大片开阔地呈现在左前方。穿过马路，庞林洁走出队列，告诉大家今天的第一站到了，周围有踏青和挖野菜的人，正前方300米纵深、左右各100米宽幅是安全的，尽可放心活动。人们走向田野，昂首沐

浴阳光，敞开怀抱吹风，竖起耳朵捕捉鸟儿飞过、小草破土、蓓蕾绽放的声音。冯苗苗嗅着一缕细微的气息蹲下身，指尖碰到一簇毛茸茸的球状物，嘴角不觉漾起笑意。她思忖着掏出盲文笔记本，边记边问：“林洁姐，这还带着露水哩，是婆婆丁不？”

“我觉得是，”王文涛接过话茬说，“它的大名叫蒲公英。”

春风拂面，花香袭人。大家或用盲杖叩问泥土的温度，或用脚尖应和地脉的律动，或跟随庞林洁、苏红玮辨认车前子、杏仁菜、荠菜、苋菜、薄荷、满天星。这些野花野草，他们也知道，但其在大地生长的形态，多是第一次接触，惊叹声此起彼伏。正在说笑，胡兴开侧过脸去，对着一对翩然飞起的蝴蝶说：“注意，那边有异常动静。”

话音未落，不远处响起一个小男孩的哭声。他跟妈妈放风筝玩儿，在奔跑中跌倒了。几个人忙走过去，男孩已被妈妈搀起来，但一瘸一拐的，仍在嚷疼。胡兴开说：“先别动他，让我看看吧。”

胡兴开摸到男孩的右脚踝开始肿胀，怕会出血，一手拉过孩子的右手，一手按压住他的小节穴说：“苗苗、文涛，看能找几棵刺儿菜、马齿苋不？再找几片薄荷叶备用。”

附近就有刺儿菜，庞林洁本想引导冯苗苗来找，又觉得事不宜迟，也怕刺儿菜的锯齿会刺伤着她，自己采了

来。胡兴开揉碎刺儿菜，挤出汁液涂到男孩脚踝处。男孩望着胡兴开，惊奇地问：“叔叔，您是会魔法吗？手指咋这么灵。”

“叔叔这手上的魔法啊，”胡兴开笑出声说，“还是当年跟这个庞阿姨学的。”

当年，庞林洁二十出头，头一次带队参加省残联组织的盲人推拿按摩技能培训，带的就是胡兴开等6名学员。一出来郑州汽车站，她就被街上的车水马龙吓出一身汗，生怕走丢了哪个，碰着撞着哪个。直到编好队，后一个的手搭上前一个的肩头，最前面学员的手搭上她的肩头，她才觉得世界一下子安静了，勇气顿生。她举起盲杖，给自己也给大家打气说：“咱不慌，慢慢走。这儿离报到处不远，一会儿就到。”

有一个学员还在哺乳期，庞林洁在她上课时帮她带孩子。庞林洁还没谈过恋爱，倒先学会了当妈妈。但最叫她操心的学员，首推胡兴开。那时胡兴开还是个懵懂少年，眼前的黑暗让他感到既头疼又心焦。课堂上，老师教学员按人体模型的穴位，他手重，按得塑料模型咯吱响。课下，她见胡兴开一个人躲到树林里，握着拳头捶胸顿足，又退后几步，远远地喊了他一声：“兴开，我找不准少冲穴、外关穴，也找不准曲池穴，我心慌，还头疼，你来帮我按按行不行？”结业考试时，胡兴开技艺大

书册裂缝中的光

■ 姚志红

午后闲暇，我临窗而坐，拿起桌边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，瞬间钻进文字里，看到不大的园子，碧绿菜畦，种满了菜蔬。清风徐来，各种绿裙摆翩翩起舞，就连伏在菜花上的黄蜂都快乐摇摆地起来。西边墙角移栽了几棵桑蚕，总是惹得小鲁迅偷偷背着大人摘下品尝。东北角上有两棵皂荚树，这是夏蝉的家园。傍晚时分，听常妈妈讲述第一百零一遍的美女赤链蛇传说，伴着蝉语绵绵，悄然入梦。寥寥数语，书里的文字，在当下与历史中穿梭，鲁迅先生的童年时光便像一幅画卷一样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。

纪录片《问径》第一集《陆羽的茶》中提到：“茶之笋者，若薇、蕨始抽，凌露采焉，有雨不采，晴有云不采”同样让我浮想联翩。早春三月，万里无云，茶园里，如笋的茶芽纷纷抽出了条，叶片如云朵般自由舒展，圆圆的露珠像个娃娃趴卧在上边睡得安详。采茶少女手执茶篓，袅袅婷婷，手指上下翻动，茶叶便飘飘入篮，待到篓满香溢便翩然离去。余音杳杳，茶香袅袅，不过十数个字，一幅春日采茶图的美好画卷就跃然于我的眼前，这就是文字的魅力。

我最喜欢李清照《夏日绝句》

里的“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”。短短几字铿锵有力，映照出项羽的一生。垓下之战，虞姬剑冷，乌骓沉江，项羽独战八方。万千敌兵举刀高呼“杀项羽有赏”，却在他凛然目光中逡巡不前。临终前，他还把头颅许给同乡吕马童去邀功。宁折江东骨，不渡乌江舟，千年前，西楚霸王慷慨悲歌的历史画卷再次浮现。跨越千年的时光，文字激荡起英雄的回响，久久不息。

文字不仅能描绘柔美画卷，也能记录厚重历史。在《典籍里的中国》节目中，那些承载着文明的龟甲兽骨上，刻满严整劲劲的符号，这便是穿越三千年的甲骨文，骨片上方折的纹理间似乎还残留着那只手留下的温度。幽暗光线下，身着玄色衣裳的卜官，以刀为笔，在逼仄骨片上镌刻下神秘符号。纵横交错的笔画如同历史密码，将商王的吉凶、征伐的烽烟、四季的晴雨悉数定格，让殷商王朝的容颜透过龟甲裂纹清晰可见。三千年前的文明，就这样借由文字，完成了与我们的照面。

文字是永不锈蚀的钥匙，转动时总能打开一幅幅折叠的历史画卷，邀我们共览。那些沉睡在画中的星辰，便在我们的世界里重新闪耀。

聆听生命的和声

■ 王溢铭

新买了一盆竹芋摆放家中。旭日东升，它以不易察觉的变化，逐渐向外伸展如鹤腿般细长的棕褐色根茎，舒展着那犹如孔雀尾羽般的叶子。夕阳西下，空气微凉，它又如婴儿般悄无声息地蜷缩起身子，一如妈妈收拢的怀抱，温暖又安定。这一开一阖的自然节律正是它美好蓬勃的生命之源。

这让我想到了《瓦尔登湖》。梭罗以其如诗的笔触，细腻地勾勒出自然流转的绝美画卷。当春天轻盈而至，湖面发出如擂鼓般迸裂的脆响，湖水不再被禁锢，涟漪荡漾。光影交织的夏日，他在水中畅游，感受那份沁凉与温柔。秋日林间漫步，落叶沙沙低鸣，鸟群划过天空，枫叶将山坡染红。凛冽的冬日，他穿上厚厚的棉衣，嘎吱嘎吱地挪步。大雪纷飞，白色画卷上的一串串精灵的足迹，谱写着冬日协奏曲。

在中国诗人笔下，四季节律变换更是司空见惯。在岷山脚下的洵南园中，孟浩然沐浴更衣，如缎的头发披散开来，轻轻推窗，让暮色

微凉沁入身体，让荷花的香气飘进鼻息。竹露滴落在池面上，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。感官被无限放大的时刻，他以诗为寄，行云流水之美倾泻开来。

美食更是自然节律的无私馈赠。《舌尖上的中国》里，讲述了一场吉迪村民与春天的约会。凌晨3点，村民们结伴而行，奔赴20公里外的原始森林，在松树和栎树的混交林中寻找松茸。春日的香格里拉山林里，气温回暖，湿润的空气，蔓延的嫩绿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卓玛双腿跪地，手拿一根细长的木棍，轻轻地松动土壤，小心翼翼地捡起了松茸。这如精灵般的菌子，是她走了一公里路才找到的一件宝贝。村民们用黑陶土锅融化酥油，放上切好的松茸片，滋滋作响，空气中弥漫着让人垂涎欲滴的美味。

“妈妈，我困了。”女儿的声音传来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已经晚上十点了，月光带着一丝微凉，竹芋呈现出抱拢的安静。孩子如精灵，是自然的使者，在催促着大人们尽快进入梦乡呢！

笔顺之外 破序而生

■ 易兰丽君

宣纸上的汉字，本就有千万种生长姿态。田英章行书字帖中的“必”字先落卧钩，按楷书规范应该先写中间长撇，在央视《文化十分》采访里，他说：“框架要有，但落笔次序不必拘泥。”田先生《赤壁赋》手稿中28个“以”字各具姿态，有的竖钩如剑出鞘，有的以点画作引。故宫书画研究员曾指出，这种破序不乱形的写法，让汉字既留筋骨又添韵律。饱蘸墨汁的狼毫悬停在宣纸上方，正如每个追寻生命节拍的人，既要敬畏传统骨架的力量，也需葆有破序舞动的勇气。

这样的破序智慧，落在俞飞鸿打破常规的人生轨迹上。她28岁成为讲师，当同龄人为事业发展在剧场奔波时，她却选择赴美从头开始学习电影制作；在获得美国国家评论协会年度十佳影片后，她又华丽转身，回归校园进修导演专业。在《十三邀》青瓷茶盏蒸腾的热气中，她凝视镜头从容说出，“我的路标不在别人的时钟上”，掷地有声。45岁的她在饰演《第一炉香》中的梁太太时说：“有人用花期丈量人生，我用自由标记刻度。”这些主动打破求学—就业—婚姻线性轨迹的选择，诠释着她对生命顺序的解构与重组。

想起去年旅行时在杭州河坊街转角，我循着麦香驻足在面包坊前。透过玻璃门看见烘焙师正在操作间给面团“催眠”。这位戴着圆框眼镜的烘焙师，在央视纪录片里曾展示过他的逆向工艺：摒弃黄酒法棍面包传统三次发酵流程，改用单次48小时低温熟成法。案台上，烘焙师先将面团裹上野生酵母菌膜，再反向揉捏出筋膜。当新烤的黄酒法棍面包被切开时，蜂窝状孔洞散发的麦香里含着绍酒醇味，恰如他在《创新中国》所言：“逆向工艺不是颠覆，是寻找新时序。”这些不规则的孔洞是面包师的抉择——人生未必处处遵循既定顺序，被打破的节奏里往往酝酿着新生的韵律。

生命的韵律或许本就不在工整的笔顺里。正如书法家调整落笔次序反而让汉字更显风骨，人生轨迹的意外转折往往刻下独特的生命印记，如同面团在逆向发酵中舒展气孔，打破常规的节奏反而酝酿出更醇厚的麦香。当规则成为束缚时，破序是对生命本真的自主选择——它可能是一笔不按次序的落墨，一次挣脱轨迹的转身，或是一团逆序发酵的面坯，笔顺之外的选择，终在破序处生出生命的韵律。

檐角垂云 （摄影）黄立



本版邮箱:zg1wh1221@163.com

玉兰花开

■ 常玉玲

清晨，推开窗，一树玉兰就这样撞进眼帘。昨夜的雨还未散尽，枝头的花苞却已悄然绽放。忽然想起和朋友的约定，等玉兰花开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去西湖拍美丽的玉兰花。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吧！

我们骑行来到西湖旁边的小路上，一路的玉兰花树在春风中摇曳起舞。我站在树下，仰头望着那一朵朵如玉雕般的花朵，心中忽然涌起一阵莫名的感动。玉兰的花期虽短，但它却用尽全力绽放，仿佛要将所有的美丽都凝聚在这短暂的时光里。每一片花瓣都那么纯净，那么无瑕，它是天上坠落的精灵，带着春天的祝福，轻轻落在人间。

我和朋友坐在洒落花瓣的草地上，信手拈起一片花瓣，透过花瓣能看见细细的脉络。蜜蜂在花间穿梭，翅膀振动的声音与花瓣的轻颤交织成春日私语。风一吹就有花瓣随风飘落，在空中打着旋儿，跳着春天的圆舞曲。

伴着夕阳落在西湖，天边泛起淡淡的霞光。玉兰花在暮色中显得愈发清丽，花瓣边缘镀上一层淡淡的金边。花瓣在暮色中轻轻摇曳，仿佛在诉说着什么，又仿佛在等待着什么。微风拂过，带来阵阵幽香，清冽中带着一丝甜意，沁人心脾。这一刻的玉兰，美得让人屏息，仿佛整个春天都凝聚在这一树花开之中。

望着这一路的玉兰，忽然明白为什么古人总爱以花寄情。花开有时，花落有期，但那一瞬间的绽放，却足以惊艳整个春天。就像生命中的某些时刻，虽然短暂，却永远定格在记忆里，成为最美的风景。

记得第一次认识玉兰，是在奶奶绣的鞋垫里。农闲的季节，奶奶会用穿的不能再穿的衣服洗洗，做成格襻

儿，做千层底布鞋，把边角料给我做鞋垫，再买些绣线，在鞋垫上面绣玉兰花，奶奶手很巧，绣的玉兰花活灵活现，像在枝头上跳动。那个时候冬天很冷，我依偎在奶奶的怀里，问奶奶，啥时候会暖和？奶奶一边缝着玉兰花一边说，“等玉兰花开的时候，春天来了，就暖和了”。

记忆中的那双鞋垫和那朵玉兰花，如今已不复存在。但那灵动的玉兰花影子，却始终留在我的心里。每当冬天来临，坐在有暖气的房子里，我还是总会想起奶奶坐在院子里为我做鞋子绣鞋垫，微笑着对我说：“等玉兰花开的时候，春天来了，就暖和了。”那时的我，还不懂得时间的流逝，只觉得春天会永远停留，玉兰花会年年盛开。

如今，奶奶已经不在，但那朵玉

■ ■ ■

■ ■ ■